

清明泪

□刘培英

冬去春来，又到清明。
我跪在父母的墓前，悲伤如天地间淅淅沥沥的雨，绵长、凄冷，思念的网撒得很远很远。

父母都是孤儿，在那个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民国动乱时代，他们因为生活所迫，母亲刚满十四岁就出嫁，父亲则是二十五岁还没有娶亲，阴差阳错，二人结了婚。家里穷得甚至没有一个碗、一口锅、一张床，父亲靠给地主家帮工过日子。父母亲结婚后，他们只有一个念头：发家致富。他们想尽千方百计，吃尽人间苦，拼搏了二十多年，经历三起三落，才成了县城里的一个富户，家里开了大酒坊和十几个商铺，尤其是一九四七年，他们还买了几十亩好地。

土改时，家乡遭遇百年不遇的水灾，田地房产都没了，成分也定得高。他们有七个子女，父亲说：“我们留在乡下吧，有这么多人，可以分一头牛，分不少的地，只要勤耕苦作，日子仍然可以过得好好。如果回城，我们啥都没有了，拿啥过日子？”不知父母亲做了多少比较，做了多少思想斗争，母亲最终拍板说：“我们的儿女，不能让他们一辈子戳牛屁股，我们还是留在城里，别人能过我们也能过。”

我们留在城里，给供销社加工盐，在屋檐坎下做小生意。总之吃了很多苦，日子一直紧巴巴的，但是，他们的子女——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一年年长大了，并且都读了书，虽然没有读很多的书，但错不在父母。母亲一直相信，读书能改变命运，她

常说：“养儿不读书，不如喂口猪。”家里再穷，也要供所有子女读书，从不重男轻女。一九六二年，因为最小的儿女需要照料，母亲毅然辞去她视为生命的“国营蔬菜社”的工作，做了专职妈妈。后来，儿女们都有了工作，按说父母亲该享福了。不幸的是，我们做儿女的都志大才疏，大哥想当大剧作家，二哥想当科学家，三姐想当名演员，我更不用说，扯根鸡毛想上天，傲气得恨不能上九天揽月，下五洋捉鳖，就是不知干啥好。只有大姐，愿意牺牲自己，十六岁就远赴青海油田，在大沙漠里钻油井，挣钱供养弟妹读书。

无论我们姐妹们怎么努力，最终的结果是除大姐外，工作都在本地小县城。大哥、二姐分别当了中小学老师，二哥当了银行职员，我则当了妇幼医生。我们都不满意自己的工作，都觉得憋屈，我们那么有才，志向远大，怎么能干这些不屑的小事情啊！尤其是那几年，因为成分高，二哥不能入党，我不能上大学，三哥不能进好单位，我们心里那个气能冲垮堤坝。当然，我们在外面温顺得像绵羊，回到家里，一肚子火都发泄在母亲身上（因为家里主要是母亲当家）。二哥脸黑得能下雨，说：“你们当年为啥要买地？为啥？有啥名堂。”说罢，冲出了家。母亲深深低下了头，茫然无措，哑口无言，像是做错了事的小学生，眼里含着泪花。

我也照猫画虎，气冲冲地质问母亲：“当年，你们为啥要买地？穷得我生病没钱治，那你还不如

不生我！”我含着泪，母亲也泪水盈盈。良久，母亲才嗫嚅地说：“那个时候，用的是金圆券，用麻袋装，钱不值钱，早上买一斗米，下午就只能买一升。我想到土地能保值，哪怕你们几个姑娘出嫁，一人给几亩地做陪嫁也好啊！姑娘出嫁如果没有陪嫁，或者陪得太少，会被人瞧不起啊……”说到这里，母亲的眼泪滴落下来，这是我第一次见母亲落泪，也是最后一次。我心里如锥子捅了一下，很震撼，很痛。

从那以后，母亲在我们这些子女面前变得小心翼翼起来，话也少了，说话甚至要看看我们的脸色。一直到她去世，她从来没有对我们提过任何要求，没有说过一句重话。

听了母亲的解释，我虽然不再埋怨，心里终是不爽。

一直到二十一世纪以来，看到有钱人家疯狂地买地买房，我们兄弟姐妹如醍醐灌顶，终于深深理解了父母亲当年的苦心，无比痛惜他们为子女的打拼和牺牲。但是，醒悟太晚太晚，父母亲已去世多年了。我们兄弟姐妹无数次跪倒在父母坟前，涕泗滂沱，恸哭父母双亲。虽然父母亲晚年不愁吃穿，但是那些年，因为我们兄弟姐妹都在忙工作、忙文凭、忙职称、忙孩子，陪伴他们的时间很少。我想，如果当年留在乡下，凭着父母亲的勤耕苦作，他们的晚年不会因为无所事事而无聊、孤独，甚至会比在城里过得好。我们这些子女可就惨了，能都工作吗？凭我们一个个心高气傲的德

性，肯定不行。父母亲穷尽一生的努力和牺牲，为我们换取了一生的衣食无忧，能过上平凡人的一生，足矣！

我已经退休多年了，每月拿着几千元的退休金，想吃啥买啥。再看看街上那些农村老头老太太，无论三伏或三九天，每天拎着大竹篮，或者佝偻着背，背着背篓在街边卖葱卖蒜、卖鸡卖蛋。我有一个家住农村的女同学，也是这支大部队中的人。有一次，她用粗糙得如老树皮一般的手紧握着我的手说：“你不晓得，我们是多么羡慕你们拿退休金的人啊！莫说几千，只要每月有千儿八百，那就是最幸福的事……”说着，她还长长地叹口气，无比凄艳地看着我。这一瞬间我心浪翻滚，我才觉得自己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，我和这位同学的命运之间，只是一个城市户口的区别。若不是母亲，若是和那位女同学打个颠倒，来这里颤颤巍巍辛辛苦苦卖菜的就是我了。母亲啊母亲，苦命的母亲，委屈的母亲，劳苦一生的母亲啊！您的儿女该到哪里去找您，该到哪里去忏悔？

细雨霏霏，清风徐徐，杨柳青青，飞花片片。一年一年的清明，一年一年的牵挂，一次又一次的想念，无穷无尽的悔恨，此恨绵绵无绝期……

泪水滴滴洒墓前，俯首敬叩烧纸钱，纸钱化作黑蝶舞，悲痛泣凄悔难言，墓在情在人在不在，无限思念藏心田。

眠的青蛙，打碎了蚯蚓的美梦。春天感知在田野里，那是人勤春早，播种希望；那是万物复苏，欣欣向荣。

“春眠不觉晓，处处闻啼鸟……”孩子们也不负春日好时光，一边诵读着古诗，一边奔向田野“忙趁东风放纸鸢”。孩童感知春天，在古人的诗行里尽情释放着童年的欢乐。

“好雨知时节，当春乃发生”“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”……我们如此热爱春天，不仅是一年之计在于春，更因为它寓意着无限美好、旺盛的生命力、远大的理想和不灭的希望。大街小巷的熙熙攘攘也许掩盖了似水流年的春日华章，但春日的内涵永远是千古绝唱的诗行。

感知春天，跟着春天去远行，必将是“年年岁岁春相似，岁岁年年人不同”。感知春天，去邂逅十里春风，拥抱山高日月光，因为“若将岁月开成花，人生何处不春天”。

牵着春天的手

□孙冬刚

初春的清晨，阳光透过薄雾洒在刚刚苏醒的大地上，像是母亲温柔的目光，轻轻唤醒了沉睡的一切。脚下新绿的小草顺着小道蜿蜒，它们在寒霜中抗争，又在暖阳下舒展，尽情释放生命的坚韧与希望。那是一种新生的力量，一种破土而出的勇气。我伸出手触摸那一抹嫩绿，宛若牵着春天的手。

春天的手是柔软的，是温暖的。漫步在花海中，桃花、梨花、樱花竞相开放，一片片、一簇簇，如诗如画，如梦如幻。我闭上眼深深地呼吸，淡淡的花香如同春天的香水，弥漫在空气中，让人心醉神迷。我轻轻触碰花瓣，感受到了那份独特的细腻与温柔。花瓣轻轻飘落，像是天空洒下粉色的雨滴，它们在空气中旋转、翩跹，最终静静铺满了小径。和它们心贴心地站在一起，我也融进了这惊艳动人的画面里。走进春天，就走进了一场绚烂的梦境。

春天的手，是忙碌的，是创造的。田野中，油菜花簇拥而生，金黄一片，像海洋中的浪花，一波又一波，翻滚着春的气息。蜜蜂采集甜蜜，蝴蝶花丛起舞，这是它们与花朵之间的约定，也是春天的交响乐章。农民们翻开肥沃的泥土，播撒希望的种子。引进清澈的井水，灌溉起身的麦苗。他们汗水挂在额头，手中的锄头忽上忽下，辛劳的身影在阳光下，写着对丰收的期待，对生活的执着。田野的每一个角落，都在讲述着春的故事。站在田埂上，看着这一幕幕勤劳的画面，我心中涌起了敬意与感动。

春天的手，是宽广的，是包容的。河流解冻，溪水潺潺，鱼儿在水中自由穿梭，抑或欢快地跃出水面。岸边的柳树深情款款，垂下万条丝绦轻拂湖面。我听到风的声音，吹过树梢，吹过湖面，带来无尽的安宁与和谐。忍不住蹲下身，用手指划动春水，那些涟漪圈圈扩散开去，好像春天的笑意，无边无际。小鸟在枝头高诵低吟，它们的歌声清脆嘹亮、曲调婉转。我躺在草地上，仰望湛蓝的天空，听着这天籁，心中涌动着对生活的热爱与向往。我赞美每一个生命，希望它们都在春天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。

春天，是一首诗，是一幅画，是一曲歌，更是一次生命的觉醒。牵着春天的手，我走过山川，走过田野，走过花海……触摸到了时间的脉搏，感受到了大地的脉动，体会了生命的奇迹。春天是一位画家，它以大地为画布，以万物为颜料，勾勒出一幅幅生机勃勃的画卷。我在这画卷中徜徉，每一步都踏出了生命的节奏，每一眼都收藏了大自然的馈赠。

远远望去，那是地球上最绿的一颗星球——秦岭之心。它横亘在中华大地的中央，阻隔了北方冲向南方的寒风。把祖国大好河山分为长江和黄河两大水系，专家称为分水岭，这就是华夏祖脉秦岭。我想秦岭的“岭”字由来不过于此吧！面对如此巍峨，如此神奇，如此壮美，哺育我生命的山，我首先想到的姿势，就是鞠躬叩拜，行双手礼。向自己的来处，自己的生处，也向无际的时间和万物天地行礼。日光和空气如此平凡而又伟大，给予我们生存的终极力量，也给予我们情感致以崇高的敬意礼仪。

万物有灵，生生不息。似乎再没有其他地方能够给人以饱满充盈的情感了，而且是先人为主、主题恢宏。这苍茫无际的大山，原始丛林表面奇崛、蜿蜒、瘠薄、偏远，而在里的蕴藏丰厚、动情、旷远与朴素，大抵是独一无二的。对于每个生活在这方土地的人来说，耳膜和内心、精神和灵魂中，都是那么深沉，寥廓无疆。

闭上眼睛，那一道道坡，一座座梁和一声声的低吼与呻吟，欢呼和悲怆，都在刹那间于天地之间飞腾萦绕，似乎是古今守陵的历史，现在和未来，在子午古道往事中的农耕狩猎、铁

感知春天

□程红梅

在花丛中翩翩起舞，欲与花儿势比舞，它们在无声的世界里和谐共处，相谈甚欢。春天感知在百花园，那是万紫千红，愉悦了人们的双眼；那是跳动的音符，舞翩翩，歌绵绵，灵动了春天，可谓大音希声，大象无形。

俗话说，人勤春来早。又是一年春耕时，田野里播种机来回穿梭，农民们时而弓着腰时而举起镐，挖坑、培土、施肥。紧接着，哗啦啦的流水唱着欢快的小曲儿，从小河里一路奔腾，沿着地垄渗入地下，滋润着种子。机器轰鸣声，田间流水声，人们的欢笑声一下子让寂静的田野沸腾起来，吵醒了冬



祁连山风光

刘燕摄

抵达一次秦岭之心

□阮杰

马金戈，拖儿带女的恹恹，盛世安居的炊烟和乱世离乱的踉跄，在这片土地上踩出了绝世的印迹及回响。

扑面而来的是浓郁的充满着山野气息的那股“犷味”，那是祖先留下的不屈不挠，勇于拼搏，敢为人先的遗产。尽管是初春，干裂的尘土却缓慢生长出希望的新芽，其中还有一些水汽，很甜，也有些滋润。我知道，这块绿色的大地宛若一个浑圆的大梦，每个进入其中的人，只有在绝境之中，方才会面对苍翠群山，参悟到人生的密码，继而校准方向，一击而中。那水汽肯定来自汨汨流淌的长安河，来自无际的森林和大地深处。

抵达一次秦岭之心，绿都守陵，迎接您的一定是牧羊人在蜿蜒的羊肠小道上顺口吟唱的村野小调，还有在稻田里悠闲觅食的“东方宝石”朱鹮，在茫茫山林里跳跃的金丝猴，四处奔走寻欢的熊猫和羚牛。人们期待的目光里写满了质朴的微笑，拥抱您的定会诚挚友好的心。这份友情，这份热土，曾感动过许多人，吸引着远方的客人来此创业，先后总投资超百亿，建成了三线五环七大景区。曾经是伐木“吃山”，现在是护林“养山”。森林覆盖率达96%，位居全国首位，有南水

北调水源涵养地、国字号天然氧吧和西安“后花园”的美誉，全力打造国家级生态旅游目的地是全县千群追求的目标。目前，此地已成为都市人的“会客厅”，避暑度假的最佳选择，狩猎漂流、观光赏乐趣无穷，各地游客纷至沓来。

我国著名生态文学作家李青松在陕采风时这样写道：“在陕，清泉流过秦岭闪着冽冽白光，大熊猫抱着翠竹吃相贪婪，朱鹮迎着黄昏落日前的振翅飞翔是那样美丽动人！他还写秦岭的雨，说来就来了，森林在雨中发出独特的声音，那声音是那么清亮又那么有弹性。雨滴在叶片上滚动，滚落之后，叶片突突抖动，余音不绝。在森林中，雨声令一切生命睁开了眼睛，即使是一排排蘑菇也敢出声歌唱了，即使是蛰伏在树干的苔藓，也焕发出从未有过的激情，让我们看到了卑微之物所具有的坚韧和能量。”在参观渔湾村后，文章里这样记录着：“在渔湾村，村民做任何事情都要考虑朱鹮的因素。山林不得樵采不得放牧，农作物不能打农药，不能施化肥，河流禁止开渠挖沙采石。村民已经习惯了与朱鹮共生共存，共存共荣。固守传统的农事法则，对朱鹮觅食和繁衍生存构成威胁和隐患的一切生产方式和生

方式都不。”

唐诗中有李白的《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》，王维的《终南山》《终南别业》，孟浩然的《岁暮归南山》。杜甫《玄都坛歌，寄元九》诗曰：“故人昔隐东蒙峰，已佩含景苍精龙。故人今居子午谷，独在阴崖结茅屋。屋前太古玄都坛，青石漠漠常风寒。子规夜啼山竹裂，王母昼下云旗翻。知君此计成长往，芝草琅玕日应长。铁锁高垂不可攀，致身福地何萧爽。”诗中所说的子午谷、玄都坛，都是宁陕县境内的名胜。

著名作家安黎深情地写道：“宁陕躲藏于秦岭的深处。我去过多次，我熟悉了那里的草木，结识了那里众多的朋友，于是突然发现，我与宁陕似乎滋生了一种割不断的牵连，拥有了一份难舍难分的情愫。宁陕如同一位大家闺秀，频频向我眨眼，勾着我的魂，迷着我的魄。它如此素洁，如此高贵，如此天生丽质，如此美不胜收。”

曾在宁陕工作八年之久，时任副县长的刘云先生在调离前留下了这样一段话：“在秦岭，只要你是生动的，你的精神总会与有关海拔的高度成正比。当你登上秦岭主脊，看到的，已不是一座山，而是一位父亲般的形象，超越时空的自己。”

难忘欧洲之行

□王世平

去年深秋初冬时节，随团去欧洲旅行，满眼都是新奇。一路向西，面对阿尔卑斯山脉、莱茵河、天鹅湖等风景之地，我不禁激动地高歌：这世界，我来了！

沿途，明净的山光水色洗涤了眼睛，牛排沙拉、葡萄酒激活了味蕾，参观城堡、教堂、广场等景点，都无声讲述着悠远的故事，听管风琴悠扬的旋律洗去了人们一身风尘。我们满怀虔诚，向马克思、伽利略、君士坦丁、米开朗基罗致敬，诸多的异国风情、文化大餐纷至沓来，美不胜收。感受着不同肤色人们的热情与尊重，体会着祖国的繁荣与强大，心中油然而感慨：老夫聊发少年狂，不知何处是他乡。

此行随团的同伴周育论显得很另类，他也成了我们欧洲之行大家都熟悉而又难忘的一个。他迢迢万里不忘携带文房四宝，走到哪里便把“福”字送到哪里，好像他不是去赏景游玩的，而是专门到欧洲宣传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书法去了。一天游罢归来，别人忙不迭地在手机上发游记，他却铺开宣纸，笔走龙蛇，倾情挥洒，除了写福字，还要把每天走过的地方名字一一书写下来，就这样满屋被他整得气韵流动，翰墨飘香。我们同寝室的一间房子，几乎都成了他的书法阵地。每走一地，翌日临别，他将龙凤飞舞的“福”送给酒店老板，赢得了异国朋友满脸的惊喜与感动。

由此我发现他是一个有心之人。出发前他就作出决定，趁着这次机会，无论如何都要把中国书法带出国门，于是便提前主动联系经验丰富的欧洲地接导游盛威·大山，咨询、沟通他的想法。得到了肯定和支持后，他向其发去了60句吉祥语，并按照规定，认真准备了书写用品、纸张规格、液体墨囊袋等用品。沿途在德国、法国、意大利、比利时、瑞士、荷兰等当地的酒店、宾馆、博物馆，根据需求，无论早晚，现场书写、赠送他的书法作品。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北约总部附近的假日酒店，那里的工作人员一边拿纸，一边用手机翻译软件打出字幕：“看到你这么做真是太棒了，非常感谢你。”

每次现场赠送前，盛威·大山等人热情地介绍情况，翻译书法作品内容，解读作品文化内涵，受赠者无不欢欣鼓舞。一位长期从事文化工作的领导称赞道：“育论同志利用出国旅游，随身携带文房四宝和书法毡，沿途书写书法作品，现场赠送，在欧洲很好地传播了中国书法，增进了国际友谊，这种做法过去没有，是个创举，值得赞扬。”

一路向西，一路送“福”。他给华人带去的是浓浓的乡情，送给异国朋友的是无以言说的惊喜，他们每每捧着中国“福”与大家合影，在连连称谢之余，感叹这不是简单的一个字，而是来自东方大国厚重的文化，是源远流长的艺术传承，是不远万里的诚挚祝福。

我与周育论打趣道：“这次欧洲之旅成了大家陪同你的送‘福’之旅，咱们的费用你得包揽了。”

“宣传弘扬好中国传统文化、中国书法，人人有责呀。”他说。